

張愛玲〈封鎖〉

1 開電車的人開電車。在大太陽底下，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，水裏鑽出來的曲蟻，抽長了，又縮短了；抽長了，又縮短了，就這麼樣往前移——柔滑的，老長老長的曲蟻，沒有完，沒有完……開電車的人眼睛盯住了這兩條蠕蠕的車軌，然而他不發瘋。

2 如果不碰到封鎖，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。封鎖了。搖鈴了。「叮玲玲玲玲玲」，每一個「玲」字是冷冷的一小點，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，切斷了時間與空間。

3 電車停了，馬路上的人卻開始奔跑，在街的左面的人們奔到街的右面，在右面的人們奔到左面。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鐵門。女太太們發狂一般扯動鐵柵欄，叫道：「讓我們進來一會兒！我這兒有孩子哪，有年紀大的人！」然而門還是關得緊騰騰的。鐵門裏的人和鐵門外的人眼睜睜對看著，互相懼怕著。

4 電車裏的人相當鎮靜。他們有座位可坐，雖然設備簡陋一點，和多數乘客的家裏的情形比較起來，還是略勝一籌。街上漸漸地也安靜下來，並不是絕對的寂靜，但是人聲逐漸渺茫，像睡夢裏所聽到的蘆花枕頭裏的窸窣。這龐大的城市在陽光裏盹著了，重重地把頭擱在人們的肩上，口涎順著人們的衣服緩緩流下去，不能想像的巨大的重量壓住了每一個人。上海似乎從來沒有這麼靜過——大白天裏！一個乞丐趁著鴉雀無聲的時候，提高了喉嚨唱將起來：「阿有老爺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憐人哇？阿有老爺太太……」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來，被這不經見的沉寂嚇住了。

5 還有一個較有勇氣的山東乞丐，毅然打破了這靜默。他的嗓子渾圓嘹亮：「可憐啊可憐！一個人啊沒錢！」悠久的歌，從一個世紀唱到下一個世紀。音樂性的節奏傳染上了開電車的。開電車的也是山東人。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，抱著胳膊，向車門上一靠，跟著唱了起來：「可憐啊可憐！一個人啊沒錢！」

6 電車裏，一部分的乘客下去了。剩下的一群中，零零落落也有人說句把話。靠近門口的幾個公事房裏回來的人繼續談講下去。一個人撒喇一聲抖開了扇子，下了結論道：「總而言之，他別的毛病沒有，就吃虧在不會做人。」另一個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說他不會做人，他把上頭敷衍得挺好的呢！」

7 一對長得頗像兄妹的中年夫婦把手吊在皮圈上，雙雙站在電車的正中，她突然叫道：「當心別把褲子弄髒了！」他吃了一驚，抬起他的手，手裏拎著一包熏魚。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紙口袋與他的西裝褲子維持二寸遠的距離。他太太兀自絮叨道：「現在乾洗是甚麼價錢？做一條褲子是甚麼價錢？」

8 坐在角落裏的呂宗楨，華茂銀行的會計師，看見了那熏魚，就聯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銀行附近一家麵食攤子上買的菠菜包子。女人就是這樣！彎彎扭扭最難找的小胡同裏買來的包子必定是價廉物美的！她一點也不為他著想——一個齊齊整整穿著西裝戴著玳瑁邊眼鏡提著公事皮包的人，抱著報紙裏的熱騰騰的包子滿街跑，實在是不像話！然而無論如何，假使這封鎖延長下去，耽誤了他的晚飯，至少這包子可以派用場。他看了看手錶，才四點半。該是心理作用罷？他已經覺得餓了。他輕輕揭開報紙的一角，向裏面張了一張。一個個雪白的，噴出淡淡的麻油氣味。一部分的報紙粘住了包子，他謹慎地把報紙撕了下來，包子上印了鉛字，字都是反的，像鏡子裏映出來的，然而他有這

耐心，低下頭去逐個認了出來：「訃告……申請……華股動態……隆重登場候教……」都是得用的字眼兒，不知道為甚麼轉載到包子上，就帶點開玩笑性質。也許因為「吃」是太嚴重的一件事了，相形之下，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話。呂宗楨看著也覺得不順眼，可是他並沒有笑，他是一個老實人。他從包子上的文章看到報上的文章，把半頁舊報紙讀完了，若是翻過來看，包子就得跌出來，只得罷了。他在這裏看報，全車的人都學了樣，有報的看報，沒有報的看發票，看章程，看名片。任何印刷物都沒有的人，就看街上的市招。他們不能不填滿這可怕的空虛——不然，他們的腦子也許會活動起來。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。

9 只有呂宗楨對面坐著的一個老頭子，手心裏骨碌碌骨碌碌搓著兩隻油光水滑的核桃，有板有眼的小動作代替了思想。他剃著光頭，紅黃皮色，滿臉浮油，打著皺，整個的頭像一個核桃。他的腦子就像核桃仁，甜的，滋潤的，可是沒有多大意思。

10 老頭子右首坐著吳翠遠，看上去像一個教會派的少奶奶，但是還沒有結婚。她穿著一件白洋紗旗袍，滾一道窄窄的藍邊——深藍與白，很有點訃聞的風味。她攜著一把藍白格子小遮陽傘。頭髮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樣，唯恐喚起公眾的注意。然而她實在沒有過分觸目的危險。她長得不難看，可是她那種美是一種模稜兩可的，仿佛怕得罪了誰的美，臉上一切都是淡淡的，鬆弛的，沒有輪廓。連她自己的母親也形容不出她是長臉還是圓臉。

11 在家裏她是一個好女兒，在學校裏她是一個好學生。大學畢了業後，翠遠就在母校服務，擔任英文助教。她現在打算利用封鎖的時間改改卷子。翻開了第一篇，是一個男生做的，大聲疾呼抨擊都市的罪惡，充滿了正義感的憤怒，用不很合文法的，吃吃艾艾的句子，罵著「紅嘴唇的賣淫婦……大世界……下等舞場與酒吧間」。翠遠略略沉吟了一會，就找出紅鉛筆來批了一個「A」字。若在平时，批了也就批了，可是今天她有太多的考慮的時間，她不由地要質問自己，為甚麼她給了他這麼好的分數：不問倒也罷了，一問，她竟漲紅了臉。她突然明白了：因為這學生是膽敢這麼毫無顧忌地對她說這些話的唯一的一個男子。

12 他拿她當做一個見多識廣的人看待；他拿她當做一個男人，一個心腹。他看得起她。翠遠在學校裏老是覺得誰都看不起她——從校長起，教授、學生、校役……學生們尤其憤慨得厲害：「申大越來越糟了！一天不如一天！用中國人教英文，照說，已經是不應當，何況是沒有出過洋的中國人！」翠遠在學校裏受氣，在家裏也受氣。吳家是一個新式的，帶著宗教背景的模範家庭。家裏竭力鼓勵女兒用功讀書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爬到了頂兒尖兒上——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在大學裏教書！打破了女子職業的新紀錄。然而家長漸漸對她失掉了興趣，寧願她當初在書本上馬虎一點，勻出點時間來找一個有錢的女婿。

13 她是一個好女兒，好學生。她家裏都是好人，天天洗澡，看報，聽無線電向來不聽申曲滑稽京戲甚麼的，而專聽貝多芬瓦格涅的交響樂，聽不懂也要聽。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……翠遠不快樂。

14 生命像聖經，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，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，從拉丁文譯成英文，從英文譯成國語。翠遠讀它的時候，國語又在她腦子裏譯成了上海話。那未免有點隔膜。

15 翠遠擱下了那本卷子，雙手捧著臉。太陽滾熱地曬在她背脊上。

16 隔壁坐著個奶媽，懷裏躺著小孩，孩子的腳底心緊緊抵在翠遠的腿上。小小的老虎頭紅鞋包著柔軟而堅硬的腳……這至少是真的。

17 電車裏，一位醫科學生拿出一本圖畫簿，孜孜修改一張人體骨骼的簡圖。其他的乘客以為他在那裏速寫他對面眈著的那個人。大家閑著沒事幹，一個一個聚攏來，三三兩兩，撐著腰，背著手，圍繞著他，看他寫生。拎著熏魚的丈夫向他妻子低聲道：「我就看不慣現在興的這些立體派，印象派！」他妻子附耳道：「你的褲子！」

18 那醫科學生細細填寫每一根骨頭，神經，筋絡的名字。有一個公事房裏回來的人將摺扇半掩著臉，悄悄向他的同事解釋道：「中國畫的影響。現在的西洋畫也時興題字了，倒真是『東風西漸』！」

19 呂宗楨沒湊熱鬧，孤零零地坐在原處。他決定他是餓了。大家都走開了，他正好從容地吃他的菠菜包子，偏偏他一抬頭，瞥見了三等車廂裏有他一個親戚，是他太太的姨表妹的兒子。他恨透了這董培芝。培芝是一個胸懷大志的清寒子弟，一心只想娶個略具資產的小姐。呂宗楨的大女兒今年方才十三歲，已經被培芝暖在眼裏，心裏打著如意算盤，腳步兒越發走得勤了。呂宗楨一眼望見了這年青人，暗暗叫聲不好，只怕培芝看見了他，要利用這絕好的機會向他進攻。若是在封鎖期間和這董培芝困在一間屋子裏，這情形一定是不堪設想！

20 他匆匆收拾起公事皮包和包子，一陣風奔到對面一排座位上，坐了下來。現在他恰巧被隔壁的吳翠遠擋住了，他表侄絕對不能夠看見他。翠遠回過頭來，微微瞪了他一眼。糟了！這女人准是以為他無緣無故換了一個座位，不懷好意。他認得出那被調戲的女人的臉譜——臉板得紋絲不動，眼睛裏沒有笑意，嘴角也沒有笑意，連鼻窪裏都沒有笑意，然而不知道甚麼地方有一點顫巍巍的微笑，隨時可以散佈開來。覺得自己太可愛了的人，是熬不住要笑的。

21 該死，董培芝畢竟看見了他，向頭等車廂走過來了，滿卑地，老遠地就躬著腰，紅噴噴的長長的面頰，含有僧尼氣息的灰布長衫——一個吃苦耐勞，守身如玉的青年，最合理的乘龍快婿。宗楨迅疾地決定將計就計，順水推舟，伸出一隻手臂來攔在翠遠背後的窗臺上，不聲不響宣佈了他的調情的計畫。他知道他這麼一來，並不能嚇退了董培芝，因為培芝眼中的他素來是一個無惡不作的老年人。由培芝看來，過了三十歲的人都是老年人，老年人都是一肚子的壞。培芝今天親眼看見他這樣下流，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報告給他太太聽——氣氣他太太也好！誰叫她給他弄上這麼一個表侄！氣，活該氣！

22 他不怎麼喜歡身邊這女人。她的手臂，白倒是白的，像擠出來的牙膏。她的整個的人像擠出來的牙膏，沒有款式。

23 他向她低聲笑道：「這封鎖，幾時完哪？真討厭！」翠遠吃了一驚，掉過頭來，看見了他攔在她身後的那只胳膊，整個身子就僵了一僵，宗楨無論如何不能容許他自己抽回那只胳膊。他的表侄正在那裏雙眼灼灼望著他，臉上帶著點會心的微笑。如果他夾忙裏跟他表侄對一對眼光，也許那小子會怯怯地低下頭去——處女風韻的窘態；也許那小子會向他擠一擠眼睛——誰知道？

24 他咬一咬牙，重新向翠遠進攻。他道：「您也覺著悶罷？我們說兩句話，總沒有甚麼要緊！我們——我們談談！」他不由自主的，聲音裏帶著哀懇的調子。翠遠重新吃了一驚，又掉回頭來看了他一眼。他現在記得了，他瞧見她上車的——非常戲劇化的一剎那，但是那戲劇效果是碰巧得到

的，並不能歸功於她。他低聲道：「你知道麼？我看見你上車，前頭的玻璃上貼的廣告，撕破了一塊，從這破的地方我看見你的側面，就只一點下巴。」是乃絡維奶粉的廣告，畫著一個胖孩子，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現了這女人的下巴，仔細想起來是有點嚇人的。「後來你低下頭去從皮包裏拿錢，我才看見你的眼睛，眉毛，頭髮。」拆開來一部分一部分地看，她未嘗沒有她的一種風韻。

25 翠遠笑了。看不出這人倒也會花言巧語——以為他是個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樣！她又看了他一眼。太陽光紅紅地曬穿他鼻尖下的軟骨。他擱在報紙包上的那只手，從袖口裏出來，黃色的，敏感的——一個真的人！不很誠實，也不很聰明，但是一個真的人！她突然覺得熾熱，快樂。她背過臉去，細聲道：「這種話，少說些罷！」

26 宗楨道：「嗯？」他早忘了他說了些甚麼。他眼睛盯著他表侄的背影——那知趣的青年覺得他在這兒是多餘的，他不願得罪了表叔，以後他們還要見面呢，大家都是快刀斬不斷的好親戚；他竟退回三等車廂去了。董培芝一走，宗楨立刻將他的手臂收回，談吐也正經起來。他搭訕著望了一望她膝上攤著的練習簿，道：「申光大學……您在申光讀書！」

27 他以為她這麼年青？她還是一個學生？她笑了，沒做聲。

28 宗楨道：「我是華濟畢業的。華濟。」她頸子上有一粒小小的棕色的痣，像指甲刻的印子。宗楨下意識地用右手撚了一撚左手的指甲，咳嗽了一聲，接下去問道：「您讀的是哪一科？」

29 翠遠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兒了，以為他態度的轉變是由於她端凝的人格，潛移默化所致。這麼一想，倒不能不答話了，便道：「文科。您呢？」宗楨道：「商科。」他忽然覺得他們的對話，道學氣太濃了一點，便道：「當初在學校裏的時候，忙著運動，出了學校，又忙著混飯吃。書，簡直沒念多少！」翠遠道：「你公事忙麼？」宗楨道：「忙得沒頭沒腦。早上乘電車上公事房去，下午又乘電車回來，也不知道為甚麼去，為甚麼來！我對於我的工作一點也不感到興趣。說是為了掙錢罷，也不知道是為誰掙的！」翠遠道：「誰都有點家累。」宗楨道：「你不知道——我家裏——咳，別提了！」翠遠暗道：「來了！他太太一點都不同情他！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，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別的女人的同情。」宗楨遲疑了一會，方才吞吞吐吐，萬分為難地說道：「我太太——一點都不同情我。」

30 翠遠皺著眉毛望著他，表示充分瞭解。宗楨道：「我簡直不懂我為甚麼天天到了時候就回家去。回到哪兒去？實際上我是無家可歸的。」他褪下眼鏡來，迎著亮，用手絹予拭去上面的水漬，道：「咳！混著也就混下去了，不能想——就是不能想！」近視眼的人當眾摘下眼鏡子，翠遠覺得有點穢褻，仿佛當眾脫衣服似的，不成體統。宗楨繼續說道：「你——你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！」翠遠道：「那麼，你當初……」宗楨道：「當初我也反對來著。她是我母親給訂下的。我自然是願意讓我自己揀，可是……她從前非常的美……我那時又年青……年青的人，你知道……」翠遠點點頭。

31 宗楨道：「她後來變成了這麼樣的一個人——連我母親都跟她鬧翻了，倒過來怪我不該娶了她！她……她那脾氣——她連小學都沒有畢業。」翠遠不禁微笑道：「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紙文憑！其實，女子教育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！」她不知道為甚麼她說出這句話來，傷了她自己的心。宗楨道：「當然哪，你可以在旁邊說風涼話，因為你是受過上等教育的。你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一個——」他頓住了口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剛戴上了眼鏡子，又褪下來擦鏡片。翠遠道：「你說得太過分了

一點罷？」宗楨手裏捏著眼鏡，艱難地做了一個手勢道：「你不知道她是——」翠遠忙道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她知道他們夫婦不和，決不能單怪他太太，他自己也是一個思想簡單的人。他需要一個原諒他，包涵他的女人。

32 街上一陣亂，轟隆轟隆來了兩輛卡車，載滿了兵。翠遠與宗楨同時探頭出去張望；出其不意地，兩人的面龐異常接近。在極短的距離內，任何人的臉都和尋常不同，像銀幕上特寫鏡頭一般的緊張。宗楨和翠遠突然覺得他們倆還是第一次見面。在宗楨的眼中，她的臉像一朵淡淡幾筆的白描牡丹花，額角上兩三根吹亂的短髮便是風中的花蕊。

33 他看著她，她紅了臉，她一臉紅，讓他看見了，他顯然是很愉快。她的臉就越發紅了。

34 宗楨沒有想到他能夠使一個女人臉紅，使她微笑，使她背過臉去，使她掉過頭來。在這裏，他是一個男子。平時，他是會計師，他是孩子的父親，他是家長，他是車上的搭客，他是店裏的主顧，他是市民。可是對於這個不知道他的底細的女人，他只是一個單純的男子。

35 他們戀愛著了。他告訴她許多話，關於他們銀行裏，誰跟他最好，誰跟他面和心不和，家裏怎樣鬧口舌，他的秘密的悲哀，他讀書時代的志願……無休無歇的話，可是她並不嫌煩。戀愛著的男子向來是喜歡說，戀愛著的女人向來是喜歡聽。戀愛著的女人破例地不大愛說話，因為下意識地她知道：男人徹底地懂得了一個女人之後，是不會愛她的。

36 宗楨斷定了翠遠是一個可愛的女人——白，稀薄，溫熱，像冬天裏你自己嘴裏呵出來的一口氣。你不要她，她就悄悄地飄散了。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，她甚麼都懂，甚麼都寬宥你。你說真話，她為你心酸；你說假話，她微笑著，仿佛說：「瞧你這張嘴！」

37 宗楨沉默了一會，忽然說道：「我打算重新結婚。」翠遠連忙做出驚慌的神氣，叫道：「你要離婚？那……恐怕不行罷？」宗楨道：「我不能夠離婚。我得顧全孩子們的幸福。我大女兒今年十三歲了，才考進了中學，成績很不錯。」翠遠暗道：「這跟當前的問題又有甚麼關係？」她冷冷地道：「哦，你打算娶妾。」宗楨道：「我預備將她當妻子看待。我——我會替她安排好的。我不會讓她為難。」翠遠道：「可是，如果她是個好人家的女孩子，只怕她未見得肯罷？種種法律上的麻煩……」宗楨歎了口氣道：「是的。你這話對。我沒有這權利。我根本不該起這種念頭……我年紀也太大了。我已經三十五了。」翠遠緩緩地道：「其實，照現在的眼光看來，那倒也不算大。」宗楨默然。半晌方說道：「你……幾歲？」翠遠低下頭去道：「二十五。」宗楨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是自由的麼？」翠遠不答。宗楨道：「你不是自由的。即使你答應了，你的家裏人也不會答應的，是不是？……是不是？」

38 翠遠抿緊了嘴唇。她家裏的人——那些一塵不染的好人——她恨他們！他們哄夠了她。他們要她找個有錢的女婿，宗楨沒有錢而有太太——氣氣他們也好！氣，活該氣！

39 車上的人又漸漸多了起來，外面許是有了「封鎖行將開放」的謠言，乘客一個一個上來，坐下，宗楨與翠遠給他們擠得緊緊的，坐近一點，再坐近一點。

40 宗楨與翠遠奇怪他們剛才怎麼這樣的糊塗，就想不到自動地坐近一點，宗楨覺得她太快樂了，不能不抗議。他用苦楚的聲音向她說：「不行！這不行！我不能讓你犧牲了你的前程！你是上等人，你受過這樣好的教育……我——我又沒有多少錢，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！」可不是，還是錢的問題。他的話有理。翠遠想道：「完了。」以後她多半是會嫁人的，可是她的丈夫決不會像一個萍水相逢

的人一股的可愛——封鎖中的電車上的人……一切再也不會像這樣自然。再也不會……呵，這個人，這麼笨！這麼笨！她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，誰也不希罕的一部分。他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。那麼愚蠢的浪費！她哭了，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，淑女式的哭。她簡直把她的眼淚唾到他臉上。他是個好人——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個！

41 向他解釋有甚麼用？如果一個女人必須倚仗著她的言語來打動一個男人，她也就太可憐了。

42 宗楨一急，竟說不出話來，連連用手去搖撼她手裏的陽傘。她不理他。他又去搖撼她的手，道：「我說——我說——這兒有人哪！別！別這樣！等會兒我們在電話上仔細談。你告訴我你的電話。」翠遠不答。他逼著問道：「你無論如何得給我一個電話號碼。」翠遠飛快地說了一遍道：「七五三六九。」宗楨道：「七五三六九？」她又不做聲了。宗楨嘴裏喃喃重複著：「七五三六九，」伸手在上下的口袋裏掏摸自來水筆，越忙越摸不著。翠遠皮包裏有紅鉛筆，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來。她的電話號碼，他理該記得。記不得，他是不愛她，他們也就用不著往下談了。

43 封鎖開放了。「叮玲玲玲玲」搖著鈴，每一個「玲」字是冷冷的一點，一點一點連成一條虛線，切斷時間與空間。

44 一陣歡呼的風刮過這大城市。電車當當當往前開了。宗楨突然站起身來，擠到人叢中，不見了。翠遠偏過頭去，只做不理會。他走了。對於她，他等於死了。電車加足了速力前進，黃昏的人行道上，賣臭豆腐幹的歇下了擔子，一個人捧著文王神卦的匣子，閉著眼霍霍地搖。一個大個子的金髮女人，背上背著大草帽，露出大牙齒來向一個義大利水兵一笑，說了句玩笑話。翠遠的眼睛看到了他們，他們就活了，只活那麼一剎那。車往前當當地跑，他們一個個的死去了。

45 翠遠煩惱地合上了眼。他如果打電話給她，她一定管不住她自己的聲音，對他分外的熱烈，因為他是一個死去了又活過來的人。

46 電車裏點上了燈，她一睜眼望見他遙遙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。她震了一震——原來他並沒有下車去！她明白他的意思了：封鎖期間的一切，等於沒有發生。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，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。

47 開電車的放聲唱道：「可憐啊可憐！一個人啊沒錢！可憐啊可……」一個縫窮婆子慌裏慌張掠過車頭，橫穿過馬路。開電車的大喝道：「豬獠！」

48 呂宗楨到家正趕上吃晚飯。他一面吃一面閱讀他女兒的成績報告單，剛寄來的。他還記得電車上那一回事，可是翠遠的臉已經有點模糊——那是天生使人忘記的臉。他不記得她說了些甚麼，可是他自己的話他記得很清楚——溫柔地：「你——幾歲？」慷慨激昂地：「我不能讓你犧牲了你的前程！」

49 飯後，他接過熱手巾，擦著臉，踱到臥室裏來，扭開了電燈。一隻烏殼蟲從房這頭爬到房那頭，爬了一半，燈一開，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，一動也不動。在裝死麼？在思想著麼？整天爬來爬去，很少有思想的時間罷？然而思想畢竟是痛苦的。宗楨摀滅了電燈，手按在機括上，手心汗潮了，渾身一滴滴沁出汗來，像小蟲子癢癢地在爬。他又開了燈，烏殼蟲不見了，爬回窠裏去了。

(一九四三年八月)

張愛玲《封鎖》，載《天地》，1943年11月。